

向东◎著

# 勇者如剑

YONG ZHE  
RU JIAN

首部描写医疗领域中腐败与  
反腐败激烈较量的长篇力作

主任猝死，合同调包，少女遇难，肮脏的陷阱，黑幕如铁  
纪委行动，暗中调查，觅迹追踪，反腐的战场，勇士如剑

太白文艺出版社

YONGZHERUJIANG

# 勇者如剑



向东■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勇者如剑/向东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8

ISBN 978 - 7 - 80680 - 543 - 5

I. 勇… II. 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7811 号

勇者如剑

向东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00 × 1060 毫米 16 开本 19.25 印张 4 插页 23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80 - 543 - 5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610000)

## 内 容 简 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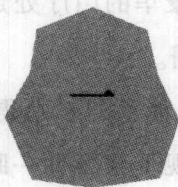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揭露医疗领域腐败与犯罪的长篇力作,这是一次腐败与反腐败的激烈战斗,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

黑心商人用金钱、美色敲开了一道又一道腐败官员的大门,于是,黑色交易便紧锣密鼓悄悄地展开了。纪检干部察觉到了平静表面下的不平静;正直领导被暗算落入了阴谋的圈套,成了令人悲愤的牺牲品;可爱的小天使,一个领导的女儿,正直花一般的年纪,却惨死于滚滚车轮下。恐吓的弹头、温柔的小姐、致命的毒针……如铁的黑幕最终止不住正义的力量将其揭开。

小说故事生动感人,发人深思。



# 勇者如剑



张怀仲钻进一辆绿色出租车，正值夜幕初降的时分。街面上酒店、商铺、歌厅、影楼的华灯霓虹早就争奇斗艳地闪亮了。

坐在出租车里，张怀仲对这种柔水般的夜生活的感觉是温馨而充满着诱惑。于是内心那股煎熬了他一个下午的人性的本能又悠然而生了。随着想象和意念的张扬愈发心旌荡漾，他几乎按捺不住逐渐膨胀的渴望，恨不能立即就跨进香格里拉大酒店，立即就见到令狐幸子，把她婀娜的身体拥到怀中。

张怀仲情不自禁地猜想这个妙人儿今晚会是什么打扮，是合体庄重的职业服？还是曼妙飘逸的连衣裙？是典雅休闲永远时尚的石磨蓝紧身牛仔裤配白色T恤呢？还是性感撩人的低腰露脐装？不管穿什么，令狐幸子都叫张怀仲感到赏心悦目，激动不已。在他眼中令狐幸子魔鬼般的身材是无可挑剔的天之尤物，恰到好处的三围，圆润有致的曲线，处处都使人怦然心动。

他愉悦地合上双眼，令狐幸子丰满高耸的胸脯、浑圆微翘的臀、特别是那一双白皙顾长的玉腿，都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

摄人魂魄，伸手可及。他贪婪地连咽了几下口水，慢慢睁开眼睛。

张怀仲透过出租车的窗玻璃，已看见了夜幕下灯火辉煌的香格里拉大酒店。

“快停车，快停车！”张怀仲立即对着那个剃光头的中年司机大声喊。张怀仲不愿意在豪华的门厅处走下出租车，他使劲敲打着前后座之间粗壮的隔离栅。

“咋的？火上房了？瞧你急的！总得找个能停车的地方吧！”光头一脸不乐意，回头睨视了张怀仲一眼，不情愿地将车速缓缓降了下来。出租车慢慢靠近了道沿，但仍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继续朝前滑着，滑着。

张怀仲早就领教过司机这一手，就是希图计价器再多跳一个数呗，立即没好气地嚷嚷：“好歹就停在这儿吧？别再朝前磨蹭啦！”

话音没落，眼瞅着那计价器显示屏忽闪了一下，“14：20”变成了“15：80”。就这几步的距离，得多掏一元六角钱。被这光头捉弄了！张怀仲敏感地意识到。

“分明是十四块二，开了这牙长的一截儿路就蹭成了十五快八！这不讹人吗？”张怀仲气哼哼地伸手在裤兜里掏了半天，抽出来两张钞票说，“我这里只有十五块钱。”

“哼，你才讹人呢！坐车打表，照表付款，天经地义。这表上清清楚楚亮的是十五块八，你凭什么只给十五块钱？”光头两眼瞪得溜圆，不依不饶，“看你的样子也像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办事咋恁没成色。没钱别打的啊，说什么二话呢？”

张怀仲一看这光景，生怕被熟人碰见，懒得再同他纠缠，又摸出一张两元的钞票，扔了过去。“好了，好了！我不和你一般见识，靠这种把戏也发不到哪里去！”

“一分钱一分货，从南京到北京都是这个理。我是发不了，你能到这大酒店来，想必是发了，那何必与我这出苦力的计较仁核桃俩枣呢？”光头一边有整有零地找给张怀仲一元二角脏兮兮的破旧纸币，一边揶揄地说。

张怀仲张了张嘴，恨恨地一甩手将车门碰上，发出很大的声响。不是在乎这块儿八毛的小钱儿，他堂堂东龙市工业集团公司总医院的副院长竟然平白被人宰一刀，又受到如此抢白，心里实在窝火，刚才一路上兴冲冲来赴约的心情荡然无存了。

张怀仲今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是亚通医药器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魏家财打来的，邀请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要从百忙中挤出一点时间来赏光，一起找个地方坐一坐。放在哪儿，请他定。

张怀仲前些年当药械科主任的时候就结识了魏家财。他对这种邀请的深层次含义自然心知肚明。他们在东龙市的各大酒店不知聚会过多少次。张怀仲当即欣然答应了。并将“坐一坐”的地方定在了香格里拉大酒店。

眼下，这貌似轻描淡写的“坐一坐”，已经成为生意场、社交场、甚至官场上不可或缺、不可小觑的方式了。“坐一坐”可以在高档酒店开怀豪饮，可以在茶楼会所品茗打牌，可以在歌厅舞池引吭高歌、拥红倚翠……可以做的事简直太多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蓬勃发展的餐饮娱乐业给乐此不疲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而且这个空间的膨胀正未有穷期。仅从餐饮来看，有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上自三皇五帝，宫廷豪门，达官显贵，吃过的喝过的，都开发成御宴、官菜，不一而足。有引进和借鉴外邦的，五湖四海奇特的稀罕的什么大餐、料理，都可以试吃试喝。近来不是还有男士品尝从海外舶来、用裸体少女当器皿盛着食物

的“女体盛”，女士则鉴赏猎奇“男体盛”吗？既饱眼福，又饱口福。食色性也，不亦乐乎！有大胆开拓吃喝品种的，山珍海味，上八珍下八珍，飞鸟鱼虫，真是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俩翅膀的除了飞机，一概通吃。人工饲养的吃腻了，改吃野生的，要不是吃出个“非典”疫情来，才不会收敛呢！喝的种类也不逊色，众多口味的饮料，年份不同的白酒，五年、十年、二十年，搞不好还有四五百年以上的酒端上来，让你有幸品味一口几个世纪前的历史文物。

当然，这“坐一坐”的花费自然不菲，但是由于许多大事都是在这期间办成的，正所谓“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响，黄金万两”，里外算算账，还是值得的，而且是双赢。这就难怪许多年来上头又发红头文件，又检查曝光，又加收“筵席税”却仍然管不住一张张肥吃海喝无底洞般的嘴巴。

隔三差五出来坐一坐，张怀仲是很乐意的，甚至可以说是向往，补一补肚子里的油水，过一过嘴巴上的馋瘾，如果再延伸扩展一下，还可以去卡拉OK吼它几嗓子，在浴场桑拿桑拿，按摩按摩，放松放松每天刻意端着的架子和拿捏出来的形象，那就更加愉悦了。现在的医院也早不比从前了，医药代表、公司老板、协作单位、病人家属请院领导聚餐的同样络绎不绝，医院也流水似的宴请着上级主管、工商税务、市容消防和方方面面的各路神仙。现如今“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不是卡拉就是桑拿”，所以张怀仲也就接连不断地有饭局。行为日久则成习惯，如今隔一些时间，倘若没有约请和饭局，张怀仲反而骨头缝里都觉得难受。

今天下午，张怀仲正在琢磨晚上时光怎么打发的时候，魏家财电话恰到好处地打来了。魏家财请他坐一坐，那内容理所当然地应该非同一般。除了布菜敬酒，奉承寒暄，插科打诨，这些常



规性的套路外，整整一个季度，工业集团公司总医院通过亚通医药器械公司采买的药品、敷料、零小设备，也到了该按行内的潜规则给意思意思的时候了。还有，还有那个张怀仲心仪的妙人儿——令狐幸子作陪，那将是一种多么醉人的情调！

想到这儿，张怀仲似乎感觉到了这女人身上那股沁人心脾的玉兰花香和光洁水滑的肌肤。张怀仲又咽了下口水，心又怦怦跳了起来，刚才被怒气抑制住的那股激情又在胸膛里萌动了。咳！为那个光头的几句屁话和不值一提的几个小钱儿，影响自己享受今天如此美妙怡情的夜晚，不是太不值了吗！算了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将军额头能跑马，宰相肚里可行船。张怀仲想，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那是最愚蠢的。再说了，计价器上那“14：20”，呸！也太不吉利，还是“15：80”好，要——我——发！多掏块把钱，毛毛雨啦，图个吉星高照！张怀仲为自己宽了宽心，长长地嘘了一声，把窝在胸腔里的恼怒和闷气一吐而尽，一下子舒坦多了。

张怀仲低头看了看身上米黄色的皮尔·卡丹名牌短袖衬衣和浅豆沙色的防皱休闲裤，感觉不错。临出门前，他特意换了这一套衣服，倒不是出于对魏家财的礼貌，完全是由于令狐幸子的原因。张怀仲使劲跺了跺脚上的浮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把精巧的牛角小梳，娴熟地整理了一下发型，然后挺起腰板，做出精力充沛的模样，大步迈向香格里拉大酒店。

穿着红色制服的门迎恭谦地向他微微躬身致意，同时拉开了金色的厚重落地玻璃门。张怀仲略略点了下头，他的目光并没有投向门迎，而是飞快地扫视那高大宽阔、富丽堂皇的大堂，寻找他所熟悉的面孔。

突然，张怀仲感到肩膀被谁轻轻地拍了一下，同时闻到一股

熟悉淡雅的玉兰花香。他蓦然一转身，看到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子，亭亭玉立在面前。她穿着一袭雪白的连衣裙，桃红色的高跟皮凉鞋使颀长的身材更显得挺拔，白皙的脸庞上一双眼睛顾盼生辉。那女子咯咯地笑着，正是令狐幸子。张怀仲心中一喜，立即抓住令狐幸子白嫩的小手。

“好我的院长大人，官当大了，架子也大了，叫人家独自个在这儿傻乎乎地等啊等，你也不心疼！”

“哟，幸子，瞧你说的，我是恨不能立马飞过来。可一路上老是堵车，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啊。”张怀仲被令狐幸子娇嗔的几句话撩拨得心痒难耐，话也不利索了。“苍天可鉴，对，苍天可鉴。你，你可不要冤枉好人啊！”

“你哪里知道人家等得多心焦嘛。”令狐幸子双手吊着张怀仲的臂膀，用裸露的浑圆肩头轻轻扛着张怀仲的身子。

“唉，你往外面看看，马路上快煮成一锅粥了。现在是路修得少，车卖得多，没有一条路不塞车。”张怀仲下巴朝着窗户翘了翘，“也怪院办派车晚了，叫我好剋了一通！好了，我下次注意，下次一定注意！行了吧？我的小幸子。”张怀仲哪里经得住这般柔情，忙不迭又是抱怨，又是解释，又是保证，可心里热乎乎的十分受用，情不自禁用食指拨了一下令狐幸子撅起的红嘟嘟的嘴唇。

“噢，车停哪儿啦？”令狐幸子放开张怀仲的胳膊朝四下里张望。

“我打发回去了。跟上个司机挺碍事！不安排一起吃饭吧，觉得不合适。安排在一起吧，又挺别扭。听的见的多了，难保到处乱讲。干脆他办他的事，咱办咱的事，河南河北——两省！回去的时候，再打电话叫他来接。”

张怀仲不愿意令狐幸子知道他是打的来的，那太掉份了，用

# 勇者如剑

早已想好的一套话煞有介事地说。其实他心里明白，总医院除了救护车，小卡车，只有一辆老掉牙的普通桑塔纳。这辆小轿车还是经院长秦慎行几次申请，工业集团公司下放下来的，已经跑了近三十万公里，接近报废了。当然，后来他们又听说集团公司以总医院急需的名义重新买了一辆排气量3·0的奥迪v6，心里都很别扭，但也就是别扭别扭而已。这样的普桑轿车到了总医院，秦慎行仍是当宝贝一样看着，只有接医科大学的专家、教授，接兄弟医院、上级部门的领导，才肯派出去一趟，连秦慎行快六十的人了，都轻易不动用。

去年五一节，汽车班那个毛手毛脚的司机高发喜，平时大家都戏谑地把他的名字倒着喊做“洗发膏”，瞒着秦院长和他那当医院办公室主任的姐夫何九思，悄悄地应了小哥们的要求，偷偷把普桑开出去凑婚礼车队。因为普通老百姓整不来凯迪拉克、福特、皇冠这样的外国名车装门面，可好歹也得设法借几辆普桑、富康、捷达之类的，排成行，贴上号，严严实实遮住前后车牌，两边再挂几个摇头晃脑的彩色气球，走街串巷去接新娘子呀，这就寻情钻眼地求高发喜无论如何帮这个忙。也是该他有事，原本一切都顺顺当当的，谁料想婚礼结束后，高发喜美滋滋地揣着喜烟喜酒，哼着曲儿驾车回医院的路上，遇到一辆大公交车迎面咣咣当地开过来。他知道这是惹不起的主儿，如今司机遇见军车、警车、公交车，哪个不是敬而远之？忙紧打方向盘让路。谁知那大公交车不领情，硬是生生地撞碎了普桑轿车的前灯。尽管责任不在高发喜，保险公司也赔了钱，换了灯，但秦院长还是以违犯院规院纪，处分了高发喜，把他调到洗衣房。他姐夫何九思也因此受到牵连，写了检查，扣了月奖。此后，大家见了高发喜都逗他，你这回可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了，物尽其用呀！只是拿“洗发膏”

洗被单，有些太奢侈，不符合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精神哪！

从那以后，这普桑轿车就真金贵得少有人用了。张怀仲今天来赴宴，哪里敢有坐普桑摆谱的心思呢？刚才他一说出回去时再打电话要车来接，立即就后悔了，他担心万一令狐幸子真要他叫车，那不就露馅了吗？

张怀仲赶快岔开话题问：“幸子，魏老板到了吗？”

“请你这样的贵客，他敢不早早来恭候大驾？何况他自己有车，想啥时候走就啥时候走。噢，怀仲，你知道吗？魏总最近又换了一辆新车，宝马！把那辆旧的凌志卖了。”令狐幸子的话又转回到车上。

“魏老板现在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了，不比当初蹬着自行车到我那里推销药品了。”

张怀仲十分感慨，又觉得心里酸溜溜的。他清清楚楚记得，魏家财十年前刚刚起步，哪里有什么像样的家当。一辆已经分不清什么牌子的自行车，一身晒得褪了色皱皱巴巴的西服，一条“一拉得”领带总是松垮垮地吊在黑车轴似的脖颈上，见了人就点头哈腰。几年下来，眼瞅着他骑上了本田摩托，又开上了夏利小轿车，两年前买了辆凌志，一把花出去四十多万。令狐幸子不说，他还真不知道这家伙竟然又换了辆宝马！张怀仲不由得想起了刚才和出租车司机的不快，两相对照，不禁黯然，不为人觉察地叹了一口气。

魏家财由穷到富的飞速嬗变无情地刺痛了他的神经。他想到十年前自己是药械科主任，从一个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整整耗尽了十八年的青春年华，才熬到这么个中层干部的位子上。两年前，他用尽浑身解数总算当上了工业集团总医院的副院长。名声上好歹是个副院长，可让人憋气的是医院收入太少，干巴巴

的工资就是千把块钱，还得拿出百分二十进行经济责任制考核。可怜兮兮的月奖金挂了几十项考核指标，三扣两扣就只剩下几百块钱了。要不是药品器械的回扣和其他灰色收入补充，那张怀仲每月的花销早就入不敷出了。张怀仲的花销主要用在了令狐幸子身上。由于囊中羞涩，所以尽管天天都想和令狐幸子缠绵在一起，但一想起自己的钱包，就只能强按下心中的那股渴望。而魏家财这个当初自己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的土包子，十年间竟然变戏法似的成了大老板了。动辄一出手几十万，眼睛都不眨一眨。唉，商品经济真像变幻无穷的魔盒，把一个穷光蛋幻化成了百万富翁！而同样是十年，自己辛辛苦苦混了个什么？副院长！说起来好听，可是不能当钱使呀！有什么用？张怀仲心里恨恨地骂了一句魏家财，“呸！王八走了鳖运啦！”

“怀仲，我还不清楚吗？如果没有你帮衬他，魏总他发哪门子财呢！”令狐幸子不屑地说。“他凭什么和你比？要文凭没文凭，要长相没长相，靠就靠了个胆儿贼大！”

说着话，两人已经走进了电梯。

“怀仲，你要是想干点事，凭你的魄力和能力，保准成！”令狐幸子见电梯里没有外人，亲热地偎依着张怀仲。令狐幸子的善解人意使张怀仲很感动，她的话虽然平常，但此时此刻却如同一个火种深深地埋进了张怀仲的心里。张怀仲动情地紧紧拥抱了令狐幸子。

出了电梯，两人相携走向VIP包间。

VIP包间有着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叫风荷轩。室内更是围绕着荷花来做文章，正面墙上是一幅落地大幅工笔彩绘水墨画，画的是满池碧荷，红莲争妍。侧面墙上挂一草书横幅，结体奇丽，高古儒雅，气韵通畅，一看就知出自名家之手。上面写着“毕竟西



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室中央高悬一盏晶莹剔透的荷花型吊灯，把豪华的沙发、桌椅映得锃亮。

魏家财半躺在双人沙发上，嘴里叼着烟卷，斜着眼一边看电视里播放的足球赛，一边周而复始地把无名指上粗大的金戒指褪下来戴上，戴上又褪下来。

“先生，客人来了。”娇小漂亮的服务小姐轻轻拉开了门。张怀仲走了进来。魏家财一见忙腾地跳起来，掐灭了香烟，长长地伸出双臂，三步两步抢到了张怀仲跟前，双手抱住张怀仲的手使劲摇。

“嗨，张老兄，可把你盼来了，大驾光临，大驾光临！”又不住地抱怨令狐幸子，“怎么不打个电话，通知一声，我好到楼下接老兄呀。”

张怀仲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刚过四十岁就已经发福了，肚子滚圆滚圆，金灿灿的皮带扣滑到了肚脐下面，堆满笑的脸盘上五官几乎都陷进了过多的肉里。当着令狐幸子的面，张怀仲不卑不亢地点着头。

“对不住，路上不好走，让你久等了。”

“咦！客气，又见外了不是？你老兄啥时候来都是正点，小弟等你也是个福分啊！哪里说得上对不住了？你这样说等于是扇小弟耳光呢。”魏家财急忙把张怀仲拥到中间正位中，自己和令狐幸子分坐在两边。

令狐幸子挥挥手招呼小姐过来，吩咐她打开排气扇，送上面巾。又回过头来问魏家财，喝什么茶？

魏家财讨好地面向张怀仲说：“这里有特级西湖龙井，极品铁观音，黄山云雾仙毫，还有人参乌龙，老兄看呢？”

张怀仲平时喝的都是茉莉花茶，很普通的一种，他知道魏家财说的无论哪一种都是顶尖的精品，就顺口说：“顺便吧，我对喝茶是个外行。”

“既然如此，那就选最好的——人参乌龙。”魏家财颇显大气，“张老兄平时工作劳累，常喝一些人参之类的补补身子大有好处！”

张怀仲用雪白的热毛巾擦了擦脸，对魏家财说：“我看你倒挺会保养，比起前些年身体越发结实了。”话到嘴边，他把“肥胖”两个字换成了“结实”。

“嘿嘿，张老兄，都是托你的福哇！要是没有你多年的支持和关照，能有老弟今天吗？”说着话魏家财接过小姐递上来烫金菜单，打开送到张怀仲面前谦恭地说：“今天没有外人，就是特意请张老兄坐一坐。这里的粤菜名厨是东龙市第一流的，海鲜鲍翅没地方能比得了！你老兄喜欢什么就点什么，小弟今天可是带足了银子，一定要让老兄吃好喝好，尽兴而归。”魏家财有意拍了拍放在桌上的路易威登手包，那皮包果然鼓鼓囊囊的。

但是，张怀仲一再推辞不点，他盘算着，噢，要我点菜？贵贱多少都是我的事？和你魏家财没关系？不行，你小子整天说忘不了我的支持和关照，我就是要看你你到底有多少诚意！张怀仲不再理会魏家财，他端起白玉般的景德镇薄胎茶碗，抿了一口琥珀色的茶，细细品尝那淡甜微苦、苦中带香难以表述的味道，心中暗自叫好，想起自己平时喝的茉莉花茶，那只能称之为干树叶了。

魏家财见张怀仲执意不点菜，也就不再谦让。“老兄太客气了，那小弟就代劳代劳。幸子你可要当好参谋呀，你比我清楚张老兄最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令狐幸子脸上闪过一丝红晕，乖巧地说：“魏总诚心实意要

款待张院长，张院长是心知肚明的，咱们今天人少，我看就少而精，来几道这里的招牌菜，怎么样？”

张怀仲连声说好。魏家财就点了四凉四热。凉菜是：两只吊烧乳鸽、一盘精烤乳猪、一碟葱油鸡菇、一碟秘制白鳝。而那四道热菜却着实教张怀仲吃了一惊：一人一个三头鲍鱼、一人一个血燕木瓜盅、一条清蒸苏眉鱼、一个上汤芦荟。少说这一桌菜也值万把块钱了，魏家财过去请吃饭可从没下过这么大本钱，今天是怎么了？难道真的是感谢我张怀仲？

“张老兄，咱就按幸子定的标准办，少而精。不过这里也有讲究，四凉四热，那是四喜临门，四季发财！合在一起是八个菜，那是：发！发！发！”魏家财哈哈大笑。张怀仲见幸子鼓掌叫好，也就跟着拍了几下巴掌。

轮到点酒水，张怀仲就没有再推让。他原本也没想让魏家财太破费，如今见他实打实地大放血，就坚持要了一瓶长城干红，说图个红红火火，大家也就应允了。令狐幸子又要了冰块和切好的薄柠檬片。

待小姐给每人高脚杯里都满满地斟上了酒，魏家财站起身来说：“我今天要恭恭敬敬给张老兄端一杯酒，诚心诚意地敬你！我这个人没啥长处，唯独有一条——知恩图报。不是自吹自擂，待一会儿我再给你仔细讲。”魏家财双手把张怀仲的酒杯端起来，递到他手里，又擎起自己的酒杯说，“张老兄，小弟不才，承蒙你看得起，多年来一直关照，才一步步走到今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今后只要用得着我魏家财，小弟即便两肋插刀，也决不含糊！我先干！”说完一仰脖儿，咕咚咚喝光了。

张怀仲见他很动情的样子，颇受感动。想想这些年，魏家财也没亏待过自己。当药械科长的时候，自己胆儿小，不敢收什么，

但烟酒、服装、皮包、手表，魏家财总是悄悄地塞给他。渐渐地这些不时兴了，行内的规矩干脆明打明改成了送现金，魏家财总是准时按提成神不知鬼不觉把钱打到卡里。是啊，魏家财这些年虽然发了财，但还是讲义气，够哥们。张怀仲想到这儿，爽快地站起来说：“魏老板，我就看上了你老弟的人品，也是咱哥俩的缘分。帮你，我乐意呀！就凭你刚才的话，老哥我干了。”

张怀仲觉得这杯红酒喝得好惬意。

令狐幸子用公筷夹起一块烧鸽翅布在张怀仲的碟子里，笑眯眯地说：“祝我们张院长飞黄腾达！”

“幸子说得好！像张老兄这样的本事，这样的为人，打着灯笼都难找，那升官还不是迟早的事。来，为张老兄仕途上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一起干了它！”

三个人把杯子很响地碰了碰，都喝干了。魏家财不断找出因由和题目同张怀仲喝酒，令狐幸子恰到好处地帮腔，不知不觉，张怀仲觉得脸有些发烧了。说话间，第一道热菜上来了，清蒸苏眉鱼的香味立即扑鼻而来，张怀仲正将动筷子，却被魏家财喊住了。

“慢，酒场上的老规矩，头三尾四，张老兄和幸子必须得先喝了这鱼头酒再说。”

张怀仲笑了起来，只见他轻轻夹起一撮覆在鱼身上的葱姜丝，朝圆鼓鼓的鱼眼上一盖，幽默地说：“这叫一盖（概）不喝，大家都免了，快趁热吃鱼吧。”

魏家财哪里肯依，他朝令狐幸子使个眼色，令狐幸子就娇滴滴说：“咦，那可不行，你得听魏总的，喝了鱼头酒，天天往上走。张院长风华正茂，前途无量，这三杯酒说什么也得喝！”

“既然两位都这么说，那咱们就图个热闹，图个吉利。至于往